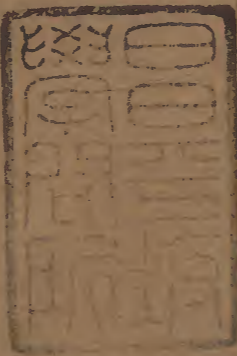


明世法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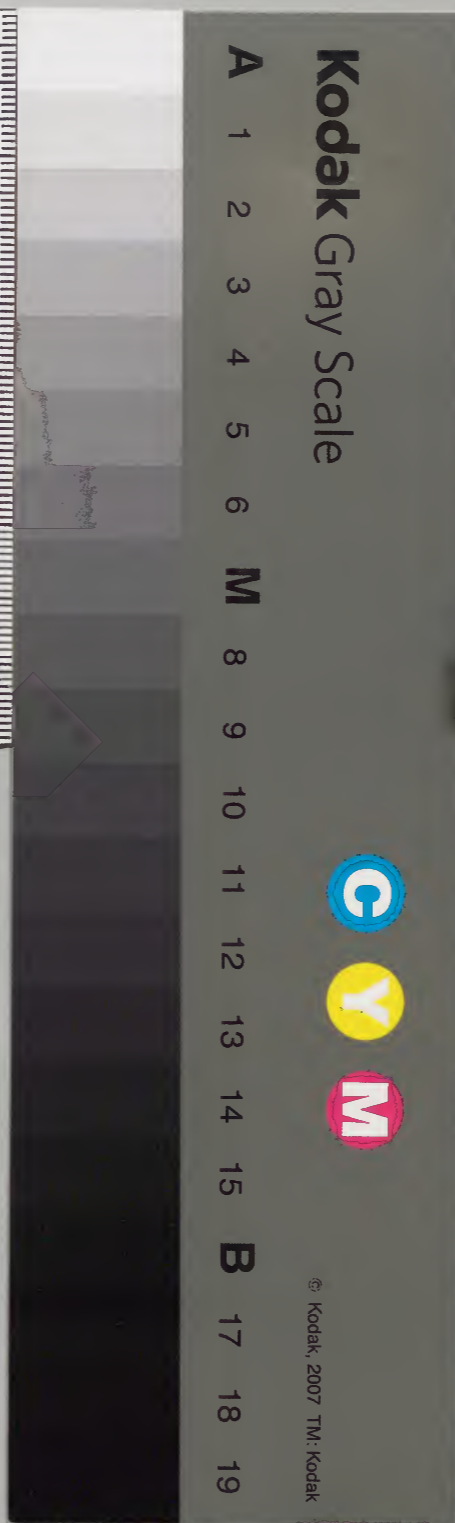
四十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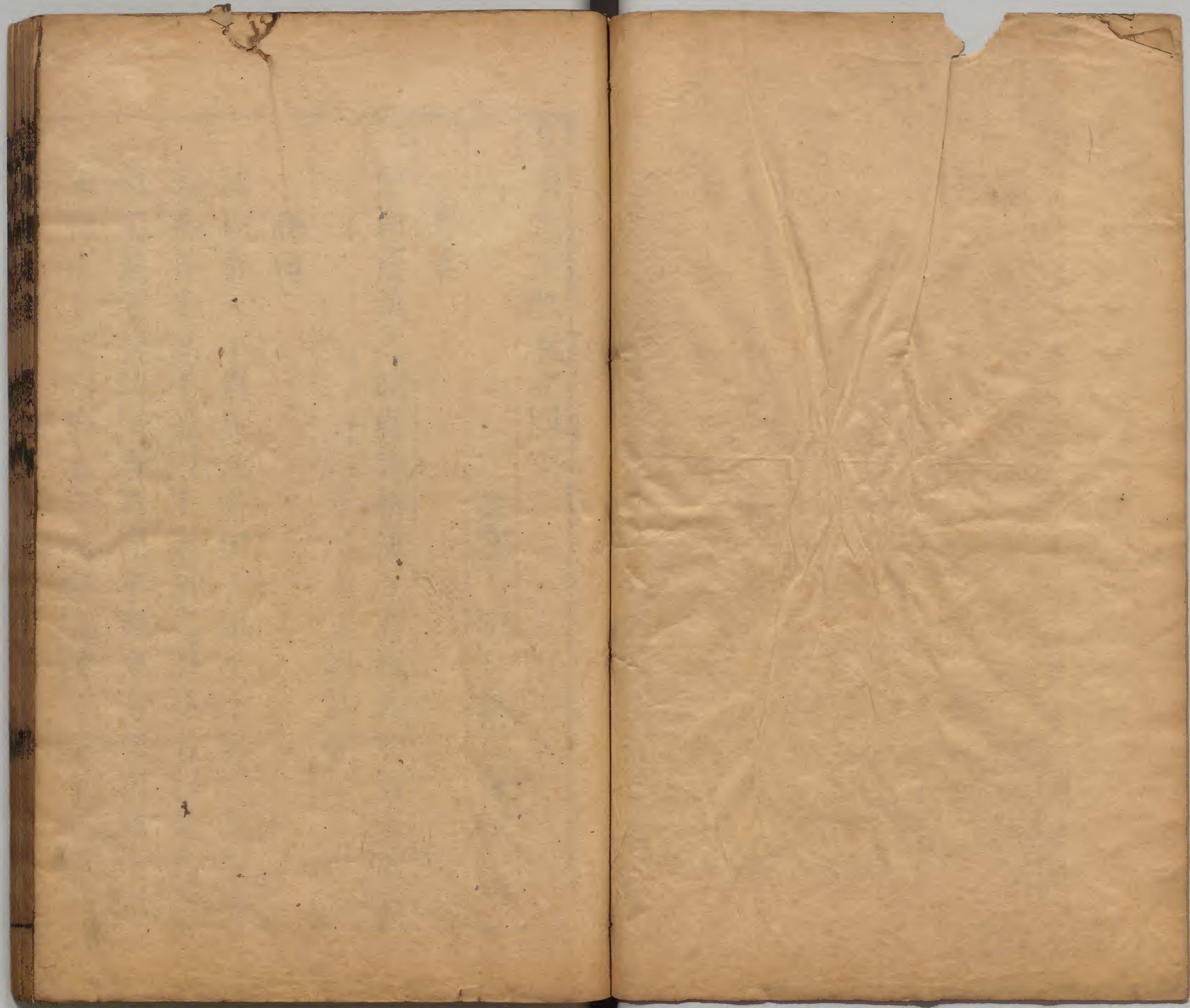


		二	漢
	三	三	書
	二	二	門
	九	八	
五	二	號	類
九	〇		
冊	架	函	

元	二	漢
五	二	書
函	九	
一	二	
六	八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8
冊數	59(28)
函號	295 56





皇明世法錄卷之四十

史官 陳仁錫 謹輯

淺草書庫

農桑

國初農桑之政。勸課耕植。具有成法。初皆責成有司。歲久政弛。乃稍添官專理。其例具後。

課種

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絲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為差。有司親臨督視。惰者有罰。不種桑者。使出絹一疋。不種麻者。使出麻布一疋。不種木絲者。使出絲布。

皇明世法錄 卷四十一
一疋。洪武元年。奏准桑麻科徵之額。麻每畝八兩。木絲每畝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有成。始徵其租。四年令各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科絲絲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十八年。議農桑起科太重。百姓艱難。令今後以定數爲額。聽從種植。不必起科。二十一年。令河南山東農民中。有等懶惰。不肯勤務農業。朝廷已嘗差人督併耕種。今出號令。此後止是各該里分老人勤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衆人聞鼓下田。該管老

人點聞。若有懶惰不下田者。許老人責決。務要嚴切督併。見丁著業。毋容惰夫遊食。若是老人不肯勤督。農民窮窘爲非。犯法到官。本鄉老人有罪。二十五年。令鳳陽滁州廬州和州。每戶種桑二百株。棗二百株。柿二百株。二十六年。定凡民間一應桑株。各照彼處官司原定則例起科。絲絲等物。其絲綿每歲照例折絹。俱以十八兩爲則。折絹一疋。所司差人類解到部。劄付承運庫收納。以備賞賜支用。其樹株果價等項。並皆照例徵收錢鈔。除彼處存留支用外。其餘錢鈔一體類解戶部。行移該庫

三田世法錄 卷四十一
二
交收。仍將存用數目。出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繳本部查領。附卷作數。其進納絹疋錢鈔一節。俱照依後項金科課程條款一體施行。二十七年。令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艸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壟。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發雲南金齒克軍。正統八年。令各處不出蠶絲處所。每絹一疋。折銀五錢。解京支用。

設官勸農

宣德二年。添設浙江錢塘仁和海寧新城昌化嘉興海鹽崇德八縣縣丞各一員治農。成化元年。添設河南山東等布政司叅政各一員。所屬各府同知一員。職專提督人民。栽種耕耘。又預備倉糧糴買勸借。九年。添設蘇松常鎮湖五府通判。并所屬長洲等縣縣丞各一員勸農。十年。添設山東布政司叅政一員。專理勸農。十一年。添設直隸祁安滄冀深趙州判官各一員。平谷滿城容城完雄深澤束鹿高陽新安河間獻阜城肅寧任丘東光故城。

皇明世法錄 卷四十一 三
南皮慶雲真定并陘獲鹿元氏靈壽藁城樂城無
極平山阜平南宮新河棗強武邑饒陽安平武強
栢鄉隆平高邑臨城贊皇寧晉衡水沙河南安平
鄉廣宗任唐山鉅鹿內丘永年曲周肥鄉鷄澤廣
平邯鄲成安威元城大名南樂魏清豐內黃濬滑
長垣縣主簿各一員江西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建
昌臨川崇仁樂安新喻新淦廬陵吉水永新泰和
永豐安福新昌鄱陽樂平餘干縣主簿各一員湖
廣沔陽荊門二州判官各一員黃岡麻城江陵監
利棗陽衡山安仁慈利縣主簿各一員河南光州

判官一員尉氏滎澤商水夏邑新野淅川新安西
平信陽確山新蔡息縣主簿各一員應天府溧陽
溧水二縣主簿各一員俱勸農十九年添設山西
布政司叅政一員專理農務二十一年添設海泰
二州判官各一員鹽城沐陽贛榆縣主簿各一員
勸農弘治十七年裁革山東提督勸農叅政正德
元年裁革湖廣衡州府安仁縣勸農主簿嘉靖六
年詔江南等處各該撫按官通行所屬府州縣原
設有治農官處不許營幹別差責令着實脩舉本
等職業專一循行勸課原無官處定委佐貳官一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員帶管。果有實効。具奏旌擢。如或因循廢職。作罷軟罷黜。十二年。議准南直隸撫按官。於淮揚二府。定委佐貳官一員。帶管開墾荒田。招撫鹽徒。歸農十五年。添設直隸淮安府通判一員。治農兼管水利。十八年。添設浙江湖州府通判一員。住劄所屬烏鎮地方。分理詞訟。追徵錢糧。弭捕盜賊。兼管治農水利。二十三年。添設鳳陽府通判一員。治農。并責令淮安徐州督農官。於各州縣鄉社。分設農耆等役。開治荒地。招撫逃民。

災傷

國初重恤民隱。凡遇水旱災傷。則蠲免租稅。或遣官賑濟。蝗蝻生發。則委官打捕。皆有其法云。

報勘災傷

洪武十八年。令災傷去處。有司不奏。許本處耆宿連名申訴。有司極刑不饒。二十六年。定凡各處田禾。遇有水旱災傷。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實奏聞。仍申合于上司。轉達戶部。立案具奏。差官前往災所覆踏。是實。將被災人戶姓名田地頃畝。該徵稅糧數目。造冊繳報。本部立案。開寫災傷緣繇。具奏。永樂二十二年。令各處災傷。有按察司處。按察司

委官直隸處巡按御史委官會同踏勘。成化十二年令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踏勘災傷。係民田者會同布政司官。係軍田者會同都司官。弘治十一年令災傷處所及時委官踏勘。夏災不得過六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若所司報不及時。風憲官徇情市恩。勘有不實者。聽戶部叅究。萬曆九年題准地方凡遇重大災傷。州縣官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巡撫不待勘報。速行奏聞。巡按不必等候部覆。卽將勘實分數。作速具奏。以憑覆請賑卹。至於報災之期。在腹裏地方。仍照舊例。夏災限五月。秋災限七月。內沿邊如延寧甘固宣大山西薊密永昌遼東各地方。夏災改限七月內。秋災改限十月內。俱要依期從實奏報。如州縣衛所官申報不實。聽撫按叅究。如巡撫報災過期。或匿災不報。巡按勘災不實。或具奏遲延。併聽該科指名叅究。又或報時有災。報後無災。及報時災重。報後災輕。報時災輕。報後災重。巡按疏內明白從實具奏。不得執泥。巡撫原疏。至災民不需實惠。

蠲免折徵

洪武元年。令水旱去處。不拘時限。從實踏勘實災。

稅糧卽與蠲免。成化十九年。奏准鳳陽等府被災秋田糧以十分爲率。減免三分。其餘七分。除存留外起運者。照江南折銀則例。每石徵銀貳錢五分。送太倉銀庫。另項收貯備邊。以後事體相類者。俱照此例。弘治三年。議准災傷應免糧草事例。全災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止於存留內除豁。不許將起運之數。一概混免。若起運不足。通融撥補十七年。議准蘇松災傷起運不前。暫將一年在京各衙門官員月糧米。每

石折銀八錢。該在南京本色祿俸。每石照舊折銀七錢。其南京各衙門官員俸糧。每月除米一石折銀八錢。其餘并南京各衛倉糧。俱每石折銀七錢。漕運糧米。折銀二十萬石。每石兌運七錢。改兌六錢。各解交納。嘉靖五年。令鳳陽等處被災州縣稅糧。照例除免。應解物料。暫且停徵。兩廣鹽價。留四萬兩接濟應用。七年。奏准北直隸八府災傷。將本年分夏稅。不分起運存留。盡數蠲免。其秋糧視被災分數。仍照舊例行。十六年。題准今後凡遇地方夏秋災傷。遵照勘災體例。定擬成災。應免分數。先

儘存留。次及起運。其起運不敷之數。聽撫按官將各司府州縣官庫銀兩錢帛等項。通融處補。及聽折納輕齎存留不足之數。從宜區處。不許徵迫小民。有孤實惠。二十三年。題准各處災傷。漕運正改兌糧米四百萬石。除原額折銀。并薊州天津倉本色照舊外。其餘本色。以十分爲率。七分照舊。徵運糧米三分。折徵價銀。每正兌米一石。連蓆耗共徵銀七錢。改兌米一石。連蓆耗共徵銀六錢。三十一年。以黃河淹沒安東縣治。令該縣應派改兌折銀。移派該府別州縣。該縣止派支運。三十二年。奏准

河南災盜地方。量行折徵。兌改米五萬石內。於臨清倉支運三萬石。德州倉支運二萬石。以補漕運之數。三十三年。題准淮鳳災傷。將未完改兌糧待麥熟後。止徵折色。四十三年。議准淮揚徐州災傷改折。嘉靖四十四年。應運四十二年分兌運改兌秋糧。淮安所屬邳州海州鹽城山陽睢寧五州縣。各准三分。安東贛榆沐陽宿遷桃源清河六縣及徐州所屬蕭縣。各准五分。徐州并碭山沛縣豐縣及揚州府所屬興化縣。各准六分。徵銀解部。備放官軍折色支用。萬曆十二年。議准以後地方災傷

撫按從實勘奏。不論有田無田之民。通行議恤。如有田者免其稅糧。無糧免者免其丁口鹽鈔。務使貧富一體並蒙蠲恤。

賑濟

洪武十八年。令天下有司。凡遇歲飢。先發倉廩賑貸。然後具奏。二十七年。定災傷去處散糧則例。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二年。定蘇松等府水滄去處給米則例。每大口米一斗。六歲至十四歲六升。五歲以下不與。每戶有大口十口以上者。止與一石。其不係全災內有缺食者。原定

借米則例。一口借米一斗。二口至五口二斗。六口至八口三斗。九口至十口以上者四斗。候秋成抵斗還官。六年。令福建瘟疫死絕人戶。遺下老幼婦女兒男。有司驗口給米稅鹽糧米。各項暫且停徵。待成丁之日。自行立戶當差。八年。令被災去處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為給鈔贖還。正統五年。令各衛所屯軍。有因水旱子粒無收缺食者。照缺食民人事例賑濟。候秋成還官。七年。令各府州縣一應贓罰入官之物。俱於年終變賣在官。候秋成糴糧。預備賑濟。九年。令揚州府江潮泛漲。滄死人民。量給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鈔錠收瘞。景泰四年。奏准山東河南江北直隸徐
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犯。於缺
糧州縣倉納米賑濟。囚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
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
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
笞罪每一十五斗。成化二年。奏准今後若有侵欺
賑濟銀糧。或將官銀假以前銷均散爲名。却乃插
和銅鉛。給與貧民者。一體解京發落。六年。勅差堂
上官二員。一員往順天河間永平三府。一員往真
定保定二府。災傷地方。設法招撫賑濟。如本處倉

糧缺乏。許於附近通州天津涿州保定等處倉分
量給。及搬運接濟。其一應差徭。俱暫優免。又奏准
將京通二倉糧米。發糶五十萬石。每杭米收銀六
錢。粟米五錢。以殺京城米價騰貴。再將文武官吏
俸糧。預支三箇月。弘治二年。議准順天河間永平
等府水災。滄歛人口之家。量給米二石。漂流房屋
頭畜之家。給與米一石。十四年。令徐淮二倉各撥
米三萬石。臨清倉撥四萬石。分派附近被災處所
賑濟。嘉靖元年。令將太倉銀庫。見貯銀兩。差官秤
盤二十萬兩。運赴陝西蝗旱地方支用。二年。令將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十一
澣墅鈔關收貯嘉靖元年秋冬二季。二年春夏二季。共四季銀兩。照數查取在官。類解南直隸巡撫衙門。相兼原查餘鹽等銀。通融賑濟災傷地方。又令將湖廣正德十四年起至嘉靖二年止。解京銀三萬五千兩。給發賑濟荊州府荊門石首等州縣旱災。又令將嘉靖三年分。淨樂宮庫藏查盤節年所積香錢暫支二千兩。賑濟湖廣地方旱災。五年奏准湖廣地方災傷。將合屬各預備倉。原積穀米雜糧八十二萬石。銀四萬兩。并太和山嘉靖四年五年分香錢銀兩。見在實數十分內。摘取六分。酌

量輕重賑濟。六年奏准貴州災傷。凡遇軍職犯該立功罪名者。每一年納米十石。著令在衛閒住年限滿日。方許帶俸差操。納過糧米。存留備賑。豐年停止。七年奏准河南災荒。將所屬庫貯各項錢糧動支。及准留改折兌軍米十萬石。賑濟被災府分飢民。又諭巡撫官督令司府州縣等官。將極貧人戶。先儘見在倉糧。量爲給賑。若有不敷。將各項官銀給發。災輕去處。照例徵免輸納。其兌軍起運不可缺者。將兩淮等運司鹽價銀兩。及各處先因別項徵納。今未用者。酌量派補運納。如有不敷。仍將

太倉收貯官銀動支百餘萬兩。派發送去。以備代補起運。及賑濟二項支用。事完造冊奏繳。八年令撫按官曉諭積糧之家。量其所積多寡。以禮勸借。若有仗義出穀二十石。銀二十兩者。給與冠帶。三十石三十兩者。授正九品散官。四十石四十兩者。正八品。五十石五十兩者。正七品。俱免襍泛差役。出至五百石五百兩者。除給與冠帶外。有司仍於本家豎立枋牌。以彰尚義。又題准災傷地方軍民人等。有能收養小兒者。每名日給米一升。埋屍一軀者。給銀四分。鄰近州縣。不得閉糶。又題准各災

傷地方。守巡官查審流民。大口。給穀二三斗。小口一二斗。令各速還原籍。九年令各處運司。將在庫無碍官銀。及贓罰銀兩。趁時收買米穀。別倉收貯。委官守掌。如遇饑饉。運司將極貧竈丁。查照有司賑濟事例。呈巡鹽御史動支。若有不敷。各該有司查明。與民一體賑濟。十年令支太倉銀三十萬兩。賑濟陝西。又奏准陝西災傷重大。令各州縣官員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先扣本家食用。其餘照依時價。糶與饑民。若每石減價一錢。至五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一千石以上。表爲義門。被災人民。逃

出外境者。招集復業。倍與賑濟銀兩。官給牛種。隆冬時月。飢民有年七十以上者。添給布一疋。動支官銀收買遺棄子女。州縣官設法收養。若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州縣官各於養濟院支預備倉糧。設一粥廠。就食者朝暮各一次。至麥熟而止。十一年題准。凡遇賑濟。除各衛所上班官軍自有應得月糧外。其原無糧餉軍餘。或父母妻子極貧者。查審的當。與州縣飢民一體給放。十四年。令將太和山嘉靖十年以前香錢。并均州貯庫銀二千六百餘兩。盡數發湖廣布政司

賑濟。并補給祿糧月俸支用。今後香錢除正用外。果有羨餘。歲歲儲積。以備凶荒賑濟。二十九年。令進京避虜貧難人口。每名給蓆一領。按日給米一升。三十一年。令大同全災衛所預放官軍月糧兩月。仍以該鎮煤稅鹽稅等銀。及預備倉糧賑濟。三十二年。議准徐淮水災。減免有田有戶之人。應納稅糧五萬石。其見在淮徐兩倉米麥。專給與無田無戶之人。或不敷。將淮徐附近府州縣。該起運兌改。及各處見運到淮漕糧內。照數截撥補給。又令發京通二倉。挨陳梗粟米各一萬五千石。賑濟河

間保定水災。又以河南寇災。令發預備倉糧及事例民兵等銀給賑。仍從衛河赴臨清倉。動支寄收漕運糧米三萬石。裝于衛輝府。酌發被災各州縣收頓。候明春青黃不接散賑。又令勸諭殷實鋪行給領官銀。或不敷聽於臨清倉折糧銀借支二萬兩。作為糴本。前往鄰近有收地方收買糧米聽賑。仍立為均糴之法。照依原買脚價聽從過得人戶易買自濟。或互為買遷。相兼接糶。三十八年令發太倉銀六萬兩。賑薊遼饑荒。另發銀五萬兩。以給牛種。又令將新運停泊天津應派通倉漕糧撥八

皇萬石。運發薊州轉運山海。令山海以東。應賑人戶。自來搬運。其廣寧遼陽金復海蓋隔遠處。於真係地方易買羸頭。就令遼陽見調薊州防秋步軍。回日順帶馱運備賑。

捕蝗

永樂元年。令吏部行文各處有司。春初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蟲初生。設法撲捕。務要盡絕。如是坐視。致使滋蔓為患者罪之。若布按二司官。不行嚴督所屬。巡視打捕者亦罪之。每年九月。行文。至十一月再行軍衛令兵部行文。永為定例。宣德九年

差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官往山東河南打捕蝗蟲

自來... 薄... 戰... 錄... 卷... 四十... 終

皇明世法錄卷四十一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東吳水利

王圻曰蘇松常鎮四郡水利在上流者不可勝計而大者止長橋百瀆五六所在下流者亦不可勝計而其大者止吳淞婁江白茆等十餘所欲脩水利當先要害惟先治長橋等處菱蘆壅滯之地道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而又濬吳淞婁江并大石趙屯等數十大浦泄澱山之水以入海又開白茆許浦七鴉福山等塘港以泄陽城昆承諸水注於江達



於海。又令各縣分督各都。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導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則渚者泄者。兩無阻塞。而農田國課。永有倚賴矣。

東吳七郡水利

蘇松常鎮嘉湖杭七郡。皆吳地也。地勢從西南來。有黃山在徽州府之西界。左臂為建平。為溧水。為句容。為鎮江諸山。而揚子江在北。出江陰之戊子門。為大海。右臂為天目。為安吉。為武康諸山。而錢塘江在南。出寧波之赭山。為大海。海居東南。僅五百丈許。恒患於溢。溢則崩騰蕩潰。瞬息數百里。所過之地。噍類無

遺。惟一捍海塘之是也。塘制始於秦。歷代因之。綱目自漢永和元年至宋。書海溢者僅五。元務北不務南。塘始壞。而海溢頻書。國朝來亦嘗三被其害。惟成化四年。害尤甚。既而都憲畢亨整理之。高廣其式。自是潮不復入。居者至長子孫。皆其力也。迄今七十年來。潮汐衝撞。潮至輒與塘平。使當風信。東南靡有子遺。宜為備。於未患之前。至若太湖在七郡之內。西南受宣歙而下之。山泉在杭嘉湖諸水北注之。在鎮常諸水南注之。在蘇州地勢卑下。與江水平。故謂之平。江而太湖當其中。為尤下。至瀕海處。則又皆塌積。而

宋仁宗時
民事之緩
有如此者
非其君過
也

反高焉。水勢偃仰，不可出禹。乃斷堦身，為三江以通。其流於海，為縱浦橫塘，以掣其流入江。上下相承，水由中出，罔有散漫。由是田以圩分，圩以字別，碁布繩聯，縱橫相望，為澇備。又自白茅等港，掣大江之水，注諸塘浦，為旱備。其瀕海處，乃復為閘，以節其流，使供灌溉。水之為利如此。自宋仁宗時，乃始築吳江挽听，八十里，直絕湖口，止為孔洞數十，以通其流。自是上流緩軟，海潮挾沙而上，潮退沙留，淤塗日積。至勝國時，東婁二江俱沒，惟吳淞江僅存，太湖為患日甚。永樂二年，夏，公元吉奉命開江，擬得吳江東下百二

水利屬員
厥初建置
之意甚重

十里。入嘉定，夏界浦之東，沙漲，猝不可去。江之北，听有劉家河入海，乃鑿夏界浦以掣江，注湖而入海。黃浦盤旋百里，不達江海。浦之北，听有范家浜，通南踰浦口，達江，乃鑿范家浜以掣黃浦而入江。於以代婁江。東江之入，而其勢日盛。又置導河夫，以導滌潮沙。不少，使其凝聚，置府縣屬員以司水利，不少容其怠緩。由是國以富饒，其地不數百里，而租賦所出，供天下大賦之半。民亦不困，邇來三江旋塞，下流多不滌矣。水利屬員，近復裁革，所在田塍廢，不復治。田間溝澮，久不復疏，而車戽無可供矣。是以高低地段雖殊，

而歲無全熟則小民安得不困今欲踵前賢之故迹更就吳江挽斫鑿數口以便湖水之通洩此第一要務也若乃吾松之地高下不倫必先捍海塘之脩治及革諸塗蕩之填築禁魚蟹斲之節水然後整田墾之圯壞清圩號之侵越及浚諸溝澮之不通流者次第舉行雖有幾微旱潦人力足以勝之東南財賦可省逋負之萬一矣

海溢并築塘考略

全吳之海東北起江陰縣之戊子門大江入海處西抵浙江海寧縣錢塘江之入海處離杭一百二十里

凡四百八十里漢質帝本初元年海水溢桓帝永康元年海水溢靈帝建寧四年海水溢六朝梁武帝普通六年江淮海溢唐高宗顯慶元年括川海溢高宗總章三年大風海溢漂六千家以上並見綱目按漢本初元年丙戌至唐之總章三年戊辰上下凡五百二十五年綱目所書止此豈其餘皆無考哉溢而能防害不至甚故約而不書亦以其在外而略也元成宗大德五年海大溢海塘傾圯殆盡漂溺人口萬七千五百有畸仁宗延祐元年江南大水海溢浙西漂六千一百戶淪田一千九百頃有畸

國朝天順二年海溢松江南境漂人口一萬八千
 成化二年江南海溢漂人口無算蘇松嘉湖四府之
 田禾悉腐爛七年大風海溢漂流人畜渰沒禾稼江
 南大飢十二年海鹽縣境潮水泛溢一時祠廟廬舍
 器物淪陷略盡按
 國家疊遭海患由元人不知海之為患不治捍海之
 塘也我 國初亦未暇及故其害一至於此自成化
 八年巡撫都御史畢公亨脩築捍海塘以來其害遂
 息今塘已日塌先事之備不容緩矣

捍海塘界址

全吳之塘東起嘉定縣吳淞江入海之處抵上海界
 凡一萬七千七百四十八丈起上海界抵海鹽縣界
 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丈高一丈七尺面濶二丈
 址倍之

海寧縣捍海塘碑

海非塘莫禦今海內之金山舊為海鹽縣治有康王
 城半居山麓至漢猶存故霍光死封神於此以鎮之
 神名金山神主則海塘在金山外可知矣時移世改遂變洪
 濤自漢以迄於今遷塘內避不知其幾也是塘實全
 吳之所賴以為重者故論水利者必先於此

按志上海閘港東流至新塲舊有海口父老嘗指此為東江入海故道往記雖有三江既入之說而海濱諸口可泄湖水者不止三江後因唐初築捍海塘而浙中及華亭諸海口淤矣又以江水妨碍運河而孟瀆桃花湖庄丹徒諸口壅滯不能泄瀉湖流矣所藉以吐納諸湖霖潦者不過吳淞劉河二港而二港復為潮沙積壅復多湮淺東南水患曷有已時

太湖考

虞翻云太湖東通淞江南通雲溪西通荆溪北通滬

河東連韭溪凡五道故曰五湖韋昭以胥蠡洮滬四湖與太湖為五姑蘇志云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為菱湖莫釐西與菱湖連者為莫湖南連莫湖東逼胥山者為胥湖長山東曰遊湖長山西北連無錫老岍曰貢湖又有金鼎梅梁二湖及東畢里湖通謂之太湖而震澤具區皆舊名也西北有百瀆納建康常鎮數郡之水從荆溪下東南有諸漚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水從天目山而下蘇郡入湖有二口曰鮎魚口曰胥口吳江入湖有三路西北曰柳胥西南曰簡村其一則西郊愚按太湖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即

禹貢之震澤周禮之具區也。週迴以里計者五百有奇。以頃計者三萬六千有奇。湖中多山。在西北十四而鳥跡最大。在東四十有一。而包山最大。在東南十有七。而莫釐最大。地跨蘇湖常三境。其水之發源自宣歙。以東富陽。以北之水俱從荆溪之百瀆。長興之二十四瀆。湖州之三十六瀆。吳江之七十二瀆。吐納焉。而導河水以入海者。則吳江之長橋葉港。曹家港。王家溪港。震澤湖。雪落港。珊闕口。直瀆。韭溪。白龍橋。七里港。吳縣之鮎魚口。麵杖港。新涇港。莫舍淩。胥浦。香山港。塘橋港。烏角溪。無錫之直湖港。新安港。赤城。

即今以爲最沒險要而日就壅塞者也

溪長廣。溪梁溪。閭江口。武進之戚墅。宜興之橫塘。陽溪。大浦。東蠡河。塘港。皆由湖入海之口。而入吳淞江。東流二百六十里。尤爲緊要。所當不時開濬。以通水道者也。

大江考略

夫長江自岷峨發源。開廣不過尋丈。至嘉定州而大渡河諸水會。至叙州重慶而馬河嘉陵黔江諸水會。而入峽。自峽而東。則岳陽洞庭鄂渚巴漢諸水會。又東至九江。則江西鄱陽諸水會。至南畿而淀水淮西諸水會。而赴海。已上水口。今皆不入圖繪。而止繪高。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資炭渚。以及海口者。良以蘇州之白茆許浦福山諸港。常州之范港蔡港黃田夏港。申港桃花孟瀆諸港。鎮江之清水安港七里高資等港。皆三郡之水所由。以達於江而趨於海者。須時加濬治。則水道通利。而旱澇有資。不則瀦泄兩妨。大爲農田之害。

三江考

三江之名。出於禹貢。謂淞江東江婁江也。今淞江僅存。東江婁江。則黃浦劉家湖代之。一統志湖廣岳州亦有三江。以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又黃州麻城縣有江三路而下。亦名三江口。與此不

同。又孔安國曰。岷江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俱在蜀。又韋昭說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俱在吳。南越志廣信江始安江鬱林江亦名三江。俱在越。

淞江起吳江縣長橋承太湖之流。逕入海。長二百八十里。其廣一百五十丈。在蘇郡南三十里。合龐山湖。東下復合趙屯大盈蟠龍崧子等浦。至宋家橋與黃浦合而入海。其入海處名滬瀆江。

滬瀆江在松江入海處。晉陸龜蒙嘗叙矢魚之具於此。故名。蓋列竹於海。溼曰滬。晉隆安間吳國內史吳

崧嘗築壘以拒孫恩宋元嘉中刺史王濬嘗浚之

松江歷代濬治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一名松陵江卽古笠澤江也吳地記曰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東注者爲松江今按志松江自吳江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又東合崧子浦凡五大浦至宋家橋與黃浦合流入海將入海處別名滬瀆宋寶元中葉清臣疏滬瀆入海元大德八年任仁發疏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

長三十八里迤邐入海泰定元年又浚吳淞舊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合挑至正元年撩漉吳淞江沙泥浚各開舊河直通與漕渠張涇及風波南俞北俞鹽鐵官紹盤龍六磊石浦等塘明永樂二年夏忠靖公奏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蹠浦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入海天順二年都御史崔公分江爲三段挑浚崑山縣自夏駕口至白鶴江挑四千六十七丈嘉定縣自卞家渡至莊家涇挑五千五百六十七丈上海縣自白鶴江至卞家渡挑四千六十七丈各深一丈一

侵占之端亦始于此

皇明世宗金 卷四十一 九
尺。面濶十丈四尺。底濶四丈。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一丈。正統六年周文襄公忱奏脩吳淞江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其兩岸漲塗成田者。計畝收稅以補崩坍糧額。成化十年畢都御史丘知府開浚。面濶一十四丈五尺。底濶八丈五尺。深一丈二尺。自夏界起至西莊家港嘉定分挑六千三百五十三丈六尺。崑山縣分挑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共長一萬一千七百七丈三尺。用夫四萬六千八百三十。隆慶四年海忠介公瑞巡撫南畿。初任即建議開浚。借支軍餉。及贖贖導河夫銀。共七萬餘兩。自黃渡起至宋家港口。共

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面濶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

東江之派

東江即松江之南派。俗呼為上江。旁通太湖。由急水港南注。為澱山湖。東為白蜆江。南通三泖。

三泖接杭睦南下之山源。有爛路港。引大小石浦。復入於松江。自宋築堤阻水。沙塗日漲。頑民競菱葦。緣湖北岸圍田。過絕湖水。使不北流。壅水入華亭界。一路由長泖。至平湖之廣陳。出蘆瀝浦。以入海。一路由南長涇。出柘湖。由小官浦入海。元之季也。二途俱沒。

明永樂二年尚書夏元吉相視開江擬得吳江東下一百二十里入嘉定界爲夏界浦以東沙漲難去江之北岍有劉家河直入海乃鑿夏界浦掣江以入於海江之東南有范家浜通南澹浦入於松江乃鑿范家浜掣黃浦以注江入海又自正統以來築捍海塘之後東南無復泄水處其流比松江較大管日之東江不及也

澱山湖在松江府城北七十二里湖名澱山以湖中有小山嶼稱山湖因淤澱而稱山亦因名華亭在南崑山在北旁通太湖由急水港鍾而爲湖周二百里北下趙屯浦東南由爛路港以掣於三泖竝湖以北中有一澳曰山門溜周迴數里正當湖流之衝爲吞吐湖水之地有斜路港直貫湖口引入太小石浦合而爲三道以泄湖水東入於江自宋築吳江塘以阻水上流沙塗日積頑民漸植菱葦緣北岍圍田遏絕湖水使壅水入華亭界從柘湖祥澤等塘由黃浦以入海向時杭睦之水自西南而東北以入於太湖者今皆併注三泖而赴黃浦矣

中江考

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陽羨縣入

皇明世宗金 卷四十一
於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
於海韋昭云三江爲吳郡東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
今志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而中江湮沒無考疑
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爲捍海塘堵絕不通耳一
統志云中江在溧陽縣西北卽禹貢之三江也今名
永陽江下流入宜興縣界

婁江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
曰婁江吳記曰東北入海爲婁江蘇志云自吳縣鮎
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爲婁江歷崑山太
倉東至天妃宮出海元至元二十四年朱清浚開婁
門至海口永樂二年夏尚書浚崑山東南下梁浦掣
吳淞江水北達婁門又挑嘉定四顧浦南引吳淞江
水北貫吳塘亦由婁江入海

東江考

史記正義曰一江東南下七十里至白蜆湖入海曰
上江亦曰東江吳地記曰東南入海爲東江蘇志云
自大姚分支過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黃浦由
黃浦經嘉定縣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松江者爲東
江按大姚在長洲縣二十六七都酈道元水經註云

漢書地理志曰秦於故越地武原鄉置海鹽縣後沒
爲柘湖徙治武原又淪爲當湖南有秦望山谷水於
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疑此卽東江也後因築捍海
塘遂湮沒無考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
爲次溪自湖東南出爲谷水谷水經由拳縣故城下
又東南經嘉興縣城西又東南經鹽官縣卽海鹽縣
故城後沒爲柘湖縣南有秦望山谷水於縣出爲澉
浦以通巨海此說與水經稍同但未審此果東江否
也水經云又東至餘姚縣東入於海注云餘暨之南
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山海經云浮玉

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於其中北流至具區浮餘五
里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據此則太湖水從
浙湖出海似亦有據宋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王
濬欲開武康苧溪洩湖水以入海不果據此則太湖
水出錢塘似亦與水經相合據松志上海縣黃浦支
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塲新塲舊有海口論者或
指此爲東江

三江口考

由湖入海之道最大者曰三江卽松江婁江東江也
其分水處曰三江口史記正義曰三江在蘇州東南

三十里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與正義不同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即古笠澤一江東南下七十里至白蜆湖入海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

溧陽五堰考

五堰之築在宜興以西屬溧陽縣古人欲分殺水勢使西南諸水不入荆溪由分水銀林等堰入伍子胥伐楚運河以入大江自五堰廢後宣歙池陽九江諸水不入蕪湖反皆東注震澤故今之談水利者以脩

復五堰為首務。按一統志溧水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餘家堰東通太湖西入長江乃吳闔閭伐楚時開此運糧疑即前所稱運河也。

土岡堰開考

按蘇州府太倉常熟之東北境有上岡身下岡身歸吳岡身在新安鄉曰青岡在惠安鄉曰王家岡松江府華亭縣之東南境有竹岡紫岡沙岡皆土隴高起橫亘百里殆若天所以限截湖海二水使不相通耳後因導江導海利於洩瀉而穿渠橫截岡身矣在劉河以北者高田苦於無水遂置壩門以堰水如今之

錢堀門張堀門沙堰門吳堀門顧廟堀百堀李堀門及斗門之類皆是而近多圯壞不脩

毛節論堀堰有曰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堀身堀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堀門張堀門沙堰門吳堀顧廟堀丁堀李堀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堀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堀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堀者恐水之為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堀身之東其田尚有丘

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堀門圯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堀門之外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所謂夏界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江又為橫瀝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防隄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而又設堰者，恐其暴漲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爲民者，因利其浦之濶，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涇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

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於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岍，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獨蘇松圯壞殆盡，卒莫有能講求脩復，惜哉。

此水利專官之立設也

壩閘論曰：沿江近海，通潮江浦。漢唐以來，悉設官置閘，潮來則閉閘以澄江，潮退則啓閉以泄水。故江無淤澱之患，潮無泛濫之憂。自蘇范郝氏諸公咸言置之，則有利廢之則有害。惟元至順間，常有廢閘之論。至我朝，水利廢棄不講，江浦屢開，旋塞。水旱相仍。

亦不以爲意。問有議復古制節民財者，則曰不便。犬
 率以爲澤國，賴舟航以往來。高鄉賴潮水而灌溉，此
 其所以爲不便也。殊不知古人經營設法，將以利民。
 豈欲病民而故爲此大不便之事哉。今欲置之，必須
 兼古制，通時宜。每河濶三丈者，置閘一座；六丈者，置
 閘二座；多寡以是爲差。每閘各置亭一所，歲撥閘夫
 二名，和雇近閘居民，世掌其事。有失則罪之。每九月
 至二月，常川扃閉。朔望則啓中閘，以通海船。傍開月
 河，低堰以通小舟之行。小港者，或湖水溢下，則潮退
 而悉啓之。其三月至八月，高田用水，則啓閘以進潮。

或雨澤滿盈，足以灌溉，則亦閉之，以清江流。庶高鄉
 歲免疏浚，而低田亦減三年二水之憂矣。今高鄉支
 河，在在湮塞。早年則從外塘搬水以救苗，民實勞止。
 雖曰農官不省視，而塘長不得人，亦由古制堰門法
 廢，農民不勝歲歲開挑之勞。故至於此。蓋古者高田
 則設斗門，卽今水寶是也旱則閉以蓄水，潦則啓以洩水。今太倉河名多岡門者其遺制也五代之季，民利行舟之便而決之。故
 高田多不可治。今乞查支河通舟者，責令得利大戶
 共造水閘。支河小浦約費銀百餘兩其不通舟者，量置水竇。俗名水澗
約費銀四五兩報河口居民一兩家，專司啓閉，免其一二



皇明世法錄 卷四十一
二
畝丁田役銀以酬其勞不然止令塘長九月朔填壩
三月朔開壩吳俗低鄉清明浸種高鄉谷雨浸種至三月則用水矣諺云八月半住車則不用水矣亦可以免半年渾潮之積而民力庶乎其少減矣

崑山縣水道

千墩浦崑山縣治東南二十六里地名木瓜有墩九百九十九與此墩合而為千故名千墩鎮之南為陶家橋又南為吳家橋南至青浦吳淞江自西南而來為新洋江北折而東行為千墩浦南折而東南行為夏駕浦東北出婁江永樂中太常少卿袁汶奉旨

浚千墩浦鄉民便之

夏駕浦東北通婁江西南通吳淞江在崑山界中永樂初夏忠靖浚此掣吳淞江水以入婁江顧浦在崑山縣東南三十里吳淞江北宋嘉祐中沈玉開浚一次正統中周文襄公開浚一次

常熟縣水道

白茆塘在常熟縣東南西接昆承湖乃湖水入海之第一大塘西去縣九十里有巡檢司東臨大海由五衢沈家市諸水自李墓塘入者俱由白茆出海或以港通引寇為辭然吳中北出之水自古由此入海司

兵者安得藉口也。境中蕭涇、蔡涇、胡澄涇、鳳凰涇、東山涇、蓮涇、東婁涇、站浜、沈浜、嚴洞官浜、黃浜、雙浜、黃姑浜、石墩塘、支塘、三叉塘、黃沙港、南港、北港，俱流入白茆塘。

許浦在常熟縣東北離治四十里，有巡簡司。諸水曲由梅李塘流入者，俱從許浦等港口出江以東入大海。宋韓世忠曾由此進兵，今其壤半啗於江，存者亦漲而為田。

七浦塘在常熟縣本浦，通沈家市、唐市、直塘、支塘等處，皆從七浦塘出海。弘治四年，徐侍郎開浚一次。

福山塘在常熟縣東，通大海。北枕楊子江，出縣北通江門，由福山塘行四十里，出楊子江，是為福山港。與通州狼山相望，離縣七十里。有巡檢司。福山港之西為鵝城港，通暢塘。又西為九折塘，南為富平塘，富平塘之北為河陽塘，又北為奚浦。

倭去留民病

黃泗浦在常熟縣十三都十三丈浦二里，去縣八十里。有巡檢司。土疎善崩，屢浚屢塞。頃因倭寇從此而去，遂築土壩塞之，而農商病矣。

梅李塘在常熟縣東北開元鄉三十六里，其源自雒浦轉入耿涇，千步涇。由縣城東北為許浦，東南為白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菰西北爲福山，乃三江適中之地。其西爲弓連涇，錢涇東爲哮塘，哮塘之南爲焦庄涇，爲黃莊浜，爲李家浜。
斜堰在崑山西北四十五里，由金潼橋李家嘴巴城斜堰，唐市戈莊至常熟南門斜堰，臨七浦塘，七浦東至白茆，西至陽城，合昆承諸湖之水，泛濫不常，故築堰以拒之。景泰四年，李侍郎汪知府鑿開此堰，約三四里，引水通鮎魚口，水患稍平。弘治四年，徐侍郎開浚一次。

嘉定縣水道

老鸛嘴吳淞江各支河之水俱由江東老鸛嘴寶山李家堰一帶出海，此嘉定上海分界也。近來吳松所海灘漲成平地，潮勢衝突李家口，比舊迅疾，泥沙滾入裏河，一潮便有一紙之厚。吳松之易於堙塞，職此故耳。議者欲於宋家江口築閘以遏潮沙，亦爲良策。綵淘港在嘉定縣東南，與吳松所相近，亦江灣大場諸水入海之口。安亭等二十港浦皆由湖入江，由江入海之大渠所宜。時皆浚治者，今尚通流。
安亭江在崑山東南四十五里，與嘉定連界。湖水從磧浩經淞江入此，北出劉家河，甚徑。此江與大盈浦

皇朝世宗 卷四十一
相對管人治水者每欲浚治深濶以便洩瀉
練祁塘嘉定之水南北莫大於橫瀝東西莫大於練
祁練祁之水橫貫縣市東西長七十里自西關出合
顧浦以南入吳松北折則由鹽鐵塘出劉家河縣治
東有水道與海潮接今被豪家閉塞江水海潮皆不
通矣

嘉定橫瀝自上海吳淞江北岸孫基港口歷柵橋江
橋南翔嘉定北至公塘口出劉家河俱名橫瀝邨
所謂南徹松江北通常熟者卽此河也今皆淤淺宜
濬

婁塘在嘉定北十二里自裘涇出爲顧浦自顧浦而
東爲婁塘橫瀝塘中貫之北出劉家河俗呼公塘口
是也今皆淺淤亦名膠塘自婁塘折而南爲黃泥涇
爲項涇爲千步涇三涇並南入練祁塘

吳江縣水道

長橋宋蘇文忠公采單鏐之說欲於長橋盡頭別鑿
挽路更建千洞長橋每洞濶二丈以通湖流俾松江
水流迅疾而海潮沙泥不至停壅是亦治河之要策
也

崇明縣水道

水利責成
賢令最是

縣中河港所以通潮汐。備旱潦濟舟楫。時當開濬。但諸沙率多。鹹潮每為農病。先年知縣孫裔相度水勢。開通施翹河一道。引西江淡水。截東海鹹潮。深有利於民。至萬曆二年。知縣陳文相度應開者。即集得利人。夫開之無力者。量助官穀。工費大者。申給官銀。開過幹河。凡九道。支河。凡三十三道。桃皮港。萬曆甲午五月。有夷船一隻。人三十有三。漂流在港。把總陳嘉謨欲以倭奴論殺。及解諸監司。審為琉球人。得不死。後二年。復有高麗船一隻。為疾風逐至港內。此東夷出沒之衝。宜加守備。

松江府水利

附華亭縣

大海環松江府之東南二境。其東接諸番。混茫無際。吳淞江與黃浦會而入焉。其會處曰澹口。其南與紹興。寧波相望。講水利者。固當悉潮汐之利害。而最可虞者。海島中盜賊出沒沿海。障禦不脩。故防海之策。當與治水並舉焉。

華亭上海嘉定諸縣俱然

白鶴江古稱白鶴匯。自此至蟠龍環曲為匯。不知其幾。水行迂滯。溢而為災。宋嘉祐間。自其北開為直江。徑瀉震澤之水。東注於海。自此吳中得免水患。今江蓋故匯遺跡。雖以江名。僅同溝澮而已。其南為西霞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三
浦俱東入大盈與青龍江斜對

青龍江圖經云。晉孫權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名。在唐宋時。其上爲巨鎮。今鎮爲丘墟。江亦沮隘。如白鶴然。其上流西接大盈。東接顧會。下流合浦家江。浦家之西爲趙浦。按趙浦在青龍江北。越吳淞江入嘉定界。此開江取直分屬於南之驗也。蔣浦亦然。

盤龍浦在崧子浦東。其上流曰盤龍塘。自府城東三里華陽橋北流。絕俞塘。過六磊塘。過泗涇。絕橫塘。又過蒲滙塘。遵朱方橋。以入松江。長八十里。其入江處曰盤龍滙。界華亭崑山之間。步其徑纔十許里。而

洄沈迂緩。逾四十里。如龍之蟠。故名。宋寶元中。葉太史清臣疏爲新渠道。直流速水。用無滯。嘉祐之開。白鶴滙。祖其法也。

孔涇俗呼林道浜。西對望湖涇。東通郝店楊家庄。島塘。細流百折。至嘉定紀王廟鎮。過江爲楊林與江灣。真如南翔婁塘諸鎮接迹。江灣以下地產蘿菔薯蕷亦嘉定黃麻藍靛之類。嘉湖賈販者多從此道。以避江潮之險。然皆淤淺。稍旱則舟楫不前。此濱江諸浦之通患也。

府志云。舊志或以縣南舊西湖爲谷水。或以海鹽之

蘆蘆浦南入於浙江者為谷水之故道。新志則以華亭谷為長泖之異名。即其所稱引。如水經勝覽則谷與三泖接。如吳地記則泖即谷水。如寰宇記則谷水即華亭谷。而圖經亦有谷泖之口。以數說參之。則谷水原自有二。縣南之谷水。乃西湖之異名。崑山西之谷水。則新志所謂長泖之異名。而華亭谷蓋因陸氏封邑而言。又谷水之異名也。

柘湖吳地記周圍五千一百十九頃。中有小山。生柘樹。因名。吳越春秋秦海鹽縣淪沒為柘湖。移於武原。復陷為當湖。晉隆安五年。孫恩北出海鹽。宋武帝築城於故海鹽。恩知不可少。進攻滬瀆。則晉嘗於此築城矣。錢氏有國。後柘湖及新涇塘。由小官浦入海。則五代時湖與海通。後漸湮塞。僅餘積水。若陂澤。然以今視之。凡查山之西北。張堰之東南。黃茅白葦之場。皆其地也。

無錫縣水利

五瀉河舊名五瀉堰。在縣北十四里。望亭之西南。枕運河出。上湖大陂北四十里。至江陰武進界。雉尾口。又北五十里。至申浦入江。潮汐所至。可勝數百斛。舟。宋元祐間。既治芙蓉河為田。因開堰置閘。今架石梁。

其上卽高橋。昔傅肱欲開此堰以洩太湖之水。北入大江。似必有據。郝僑亦言。望亭堰宜脩復。以遏常潤衝流。而又決五瀉堰。以洩常潤運河之水。蘇郡可免水患也。或又言五瀉堰一決。江陰必受害。是徒知去堰之害。而不知築堤衛田。又自有法。

望亭。無錫縣湖水。從此北出。江陰。西出運河。管人築此堰。及奔牛。呂城三堰。蓋欲潴水。以濟運河。後因築吳江堤。岍太湖之水。常溢不洩。此堰雖廢。無妨。郝亶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州之水。使入太湖。不爲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

不知蘇州聚數郡之水。而常州居其一。常州之水數路。而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遂能爲蘇州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當受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受害。故治蘇州之水。不專在於望亭堰之廢不廢也。

宜興縣水利

百瀆。在縣東南七十五里。爲上瀆。北六十里。爲下瀆。舊以荆溪居數郡下流。於太湖濱。疏百派。以殺其勢。又開橫塘。袤四十里。以貫之。而瀕湖畝。澮皆通焉。單諤水利書云。自溧陽五堰達吳江。猶人一身。五堰爲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首荆溪爲咽百瀆爲心震澤爲腹蓋謂脉絡相貫也

丹陽縣水利

練河在縣北週四十里一名練塘晉陳敏據江東令弟詣過馬林溪引水爲之以溉雲陽號曲阿後湖宋紹聖間重浚治斗門更浚河之爲田者元及國朝皆相繼脩築

新開運河嘉靖間知縣李學道鑿演武場北達內城西門城濠經南門合簡瀆出東門橋復入運河蓋引江潮襟帶城郭且徙運道於城外公私船隻深夜不復經行城中以防意外又自長樂鋪至六里橋約半

里河岍易崩每歲開濬

水利集議

國朝設都水之官專治水利初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濬范家浜引吳淞入海正統中命巡撫周忱脩治吳淞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浚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段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隆慶四年巡撫海瑞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橋口七十里然自吳江長橋壅淤澱山湖築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圍成田以致吳淞江潮沙湮塞水不通洩每遇霖潦諸水所會卽成一壑設旬日不雨則旱爍爲虐畎畝龜坼損田逋課無歲無之

毛節卿水利書

浙西爲區四高中下勢若盤孟浙西之田低於天下蘇松之田又低於浙西東南濱海北亘長江西界常州地皆高仰而列澤中滙太湖爲最西北則受荆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則受天目富陽杭州分水湖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潴聚於湖其下流分注龐山湖滄承之而入於海者是爲松江

此三江之主也其下七十里東北流者爲婁江而太湖分注陳湖沙湖諸滄之水承之其東南流者爲東江而太湖分注澱山湖三泖諸滄之水承之其北溢滙而爲昆城陽城巴城諸湖者北入揚子江東入大海則有白茅七丫梅里諸浦在焉此三江五湖之源委也水由地中行古之人因其高下之勢制爲蓄洩之法於江南北或五里七里爲一縱浦以通其流復於浦中東西或七里十里爲一橫塘以分其執低鄉則因取土築圍以固田水無泛溢之患高鄉則因浚河引潮以灌苗田無苦旱之灾海濁而江清潮日二

至常欲淤塞江路故通潮江浦悉置諸閘隨潮啓閉而中鄉地勢西傾之處復設斗門水竇潴積湖水雨澤以灌溉是故高卑兩利水旱無虞自唐益賦江南以來疏防之具代不廢弛至錢氏有國趙宋南渡全籍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軍國之需當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法故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宋南渡百五十年止景定年間二次水災逮胡元古法漸廢水旱相仍歲課不入復立水監庸田司興脩水利雖不能如錢宋而吳淞一江白茅諸浦尚皆汪洋通利我朝適東南富庶之餘

有司因循失於經理前朝所設撩清夫管閘官與夫脩橋開河錢米等額悉以無用廢之

太宗時常遣大臣來治間亦有功然不久罷去後以水利分屬浙江僉憲凡百舉動不得自為移文關會數月未定歲一分巡虛應故事而已治水之法不當與水爭利害既廢弛民亦偷惰漸至奸頑勢要或利江湖之濶攘其傍以為田或利通舟之便決其堤以為涇種植菱蒲滋生蘆葦凡百要害開掘壩塞悉從民便阻節上流水勢無力不能衝敵潮沙兼以閘竇不設渾潮日積而江浦漸涇湖水泛溢而隄防日壞

皇明世宗金 卷四十一
是故東江塞矣。三泖南源由黃浦北折而入松江之
下流。松江中絕龐山澱湖諸水。由新洋夏界而入於
婁江。白茅新浚陽城昆城巴城諸水。日有所洩。七鴉
霸截潮水。而直塘數里中微渾潮漸積。夫以太湖橫
亘四郡。周圍五百里。三萬六千頃之水。止由一江一
浦而入海。邇來婁江自太倉南關至海口。五六十里。
中流漲沙不下五六所。長者七八里。短者三四里。潮
落行舟往往浮沙而過。訪諸沙民皆云出海向有橫
沙爲梗。此實漸有可憂之勢。及今圖之。費省工倍。不
然安知異日不爲松江之微。東江之塞也。 國家財

賦仰賴東南。東南財賦資乎水利。水利本也。財賦用
也。故前朝精選重臣專督委任。約費緡錢動以百萬
計。嘉靖初。朝廷勅巡撫大臣兼治。官吏旣易服從。
錢糧又便支用。後復廢革。有識者惜之。今賴輔臣言
官奏請。簡命憲臣提督太倉。住劄帶銜山東。蓋欲
專心水利。以蘇東南之困也。但府縣水利官更乞查
照弘治九年姚工部敷奏事宜。農官之選宜專農官
之任。仍照推官例。不許別項差遣。相與講求水學。分
行巡視。細造水道田圖。參訪利害。何圍畝當築而未
築。何塘浦當浚而未浚。何江湖當開而未開。何閘竇

當設而未設孰急孰緩孰易孰難各該人工幾何夫銀幾何今春興某處明春興某處甲官督某工乙官督某工不惟其職惟其人規模既定次第舉行大臣則提其綱而考察之以爲殿晷水利旣興通海江浦悉置閘竇立啓閉賞罰之法而歲加脩理庶免夏秋搶潮之勞冬春渾潮之積而恒暘得蓄河水以救旱主委得人則撩清之卒亦可據險以防鹽徒海盜之出沒利莫大焉其開河築圩之法宜照姚工部水利事宜條式但民窮財盡當役大戶不當役小戶當發公廩不當發私廩興大役也驗田派夫驗夫派工以區分得利遠近而爲多寡夫銀計戶隨蠲其糧仍訪得利公正大戶分督若支河小圩之類則令田主出食佃戶出力或各治其田頭而塘長圩甲報夫之弊永革則利可興而害除矣

一開河打水線之法姚工部開河謠曰遠堆新土纔稀罕盡露黃泥始罷休兩岍馬槽斜見底中門水線直通頭先年水利州判王聘由黃門左遷肯與百姓開河民甚愛之惟不知此法故開吳塘而中流蘆灘不去以致此段淺狹開楊林而中流水線不通以致東段淤塞功小施而弗克大就父老相傳弘治年間

有本府水利陳通判者善開河嘗開某河工將完而
遇雨塘長私開壩放水無從攷其淺深陳曰先與我
打水平也遂將茅毛截斷兩岸打平水石灰粧令曰
准此下深五尺命車夫去水重開工完放水一二尺
取大鯉魚一個緣係木牌於尾投之中流觀其浮沒
遲速以測深淺處識之責令重浚必魚遊無碍而後
已此打水線之法也

一開河當順水勢之法嘗見嘉定鹽鐵河出婁江口
舊河在西某官因見海潮東來欲迎其勢以利之大
集夫丁從平陸開新河東出填塞故道不半年新河

復塞舊河自通水性之不可逆類如此先年李司空
梧山公開白茅梁知州下問水利於愚愚聞白茅海
口漲沙爲梗殆非人力可爲變而通之宜別有道西
接鮎魚口東來以達支塘約長三十六里自直塘北
下稍東以達巡司亦如之上流頗通下流乃塞故道
北折而轉入江者二十里其徑平陸而去江者僅五
里因採野老之言以獻曰舍故道而開平陸一避海
口之漲沙二順水勢之就下庶幾事半而功倍李公
遂從之故今白茅通利崑山北常熟南長洲東太倉
西之低田數年得熟者皆開白茅之功此當棄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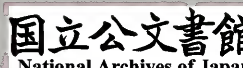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而棄之者也。如近年楊林河屢開屢塞，人皆歸咎雙鳳士夫開黃涇橋鹽鐵塘壩，以致水勢北瀉，故東來淤塞，此得其一，未得其二也。蓋楊林河出海自有故道，塞也久矣。下流北折，借花浦併入七鴉，以達海，故水去不及而渾潮易積。此當循故道而不循之者也。湖川塘旋開旋塞，不通舟者四十年餘，人皆謂鹽鐵楊林之湖適會於湖川西去北折，由金鷄河以通巴城，東去南折，由小塘子以入婁江，出口處適有漲沙，上流既無湖水之衝，下流又有漲沙之阻，此其所以易塞。婁江漲沙去，湖川亦自通矣。

嘗考古隄，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湖水高民田五七尺，而隄尚出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江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洩，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水田常熟，此古人治三江低田之法也。今水利久廢，江浦圍隄外日傾，而內日削，高者卑而廣者狹，近年大潦，高者僅能平水，低者水浮三四尺，觸處崩坍，不可勝舉。愚民只利近不見遠，稍遇早年沿江近浦田，徹掘通下脚，以爲車塲水洞，土虛善崩，理固然也。今當於中鄉淤塞塘

皇明世宗 卷四十一
浦因而開濶取土以築圍固可一舉兩得其低鄉無
土去處宜圩所內開子河一條取土增所高五尺濶
一丈內更作小所一條以抵水俱要砌爲高低水竇
引水內河以車灌不許隨便開掘所栽桑柘以固土
河種芟蒲以聚泥其通潮江浦日引渾沙積淀漸爲
幫所之助則永久可無崩陷之虞矣其所毀田畝必
須開轄稅糧以升科開墾荒田沙場草蕩之類補之
作爲官河官所不許侵損其桑蘆等利隨田收管有
缺徹令補之又芟能殺水亦能阻水傍江河之所宜
多栽以禦風浪其腹裡塘浦洩水去處不許一槩栽

種阻遏水勢

海潮漲而東江塞舊跡已不可尋惟上海金藻考其
故道以爲可復然人往往廢而不講者恐鹽潮溢而
良田廢也然松江婁江七鴉白茅浦口亦通海何無
鹽潮也蓋楊子江下流水勢洶湧南瀉於海衝爲套
子故松江之口去婁江七鴉之口殆百餘里而白茅
一浦古志多云入江之道其潮來不過江流逆轉耳
惟東江去江已遠故早歲乃有鹽潮也今欲通之須
倣古人橫置十閘之說水年隨潮啓閉而早歲則常
扁之亦可有利而無害也松江西抵太湖東北入於



皇明世宗金 卷四十一
海地勢低於震澤三丈。潮來時水高三丈至震澤而止。舊額不可攷。近額濶一百五十丈。今上流無恙。下流亦通。惟中流三絕。以諸浦渾潮之相會也。故上流不能東下。而北折於婁江。今亦不可以不浚也。東江既塞。淞江已微。衆流併下東北。故婁江爲獨盛。然崑山一段迂迴。勢緩若海口漲沙伊始。今亦不可不講也。然太湖之形勢。非特三江既入。而南有通海之閘。河北有瀉江之百瀆。西有節水之五堰。今其廢也久矣。究而復之。豈不足以殺三江之水勢乎。震澤澱山等湖。在前朝已有圍田之弊。間嘗開鑿以通其勢。定

立界畔。不得似前侵占。我朝弘治中少司徒徐公亦嘗疏理長橋。占田千餘畝。今亦不可以不考。而石隄水洞。不可以不增。其江浦要害去處。橋梁姑緩。可廢者廢之。或以木易石。至近來置柵太多。阻遏水勢。止宜於要害備盜者。量畱數處。其非要害與通潮江浦。切宜撤去可也。

巡撫海瑞請疏治吳淞江疏

題爲脩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事。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脩。撫按亦不留心。潮泥日積。通道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

此疏宜時
置座右海
公專祠當
與周夏竝
也

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滄沒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滄沒漂澁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脩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浚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一錢九分。今二麥未播。方春正月。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

溧陽縣鄉有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谷二萬石。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銀谷。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開浚。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飢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閉糶。無從取米。伏望

皇上軫念民飢。當惜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

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碍贖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徐文貞階與撫院論水利書

凡言水利者。大率有二端。蓄與洩是也。而所謂蓄洩。有大蓄洩焉。小蓄洩焉。大洩者以海為壑。鑿白茅諸

松江水利
積胥與泥
頭為奸分
派隔區反
舍已田誠
蠹蟻也

港。吳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閘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為壑。導田間之水而注之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泄。於救澇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間復如他歲之不雨。何以濟之。不若致力於蓄。則旱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而不為害也。蓄洩之大者。其勢用財力必多。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則莫若脩築圩。然亦不可槩云。脩築而已。敝邑之田。東西二鄉。高下迥絕。東鄉本不苦水。高則車救。愈勞。當令各以築脩之力。疏浚支河。為蓄



皇明世宗金 卷四十一
水之計仍遠徙其泥毋俾後壅西鄉圩岍在所必築而艱於得土亦當督令浚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岍築而加高廣焉庶財力不虛費而旱澇有備也

西北水利論

貴溪東孺徐貞明

當今經國訐謨其大且急孰有過於西北水利然西北皆可行也。蓋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蓋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請得而悉言其利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迺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此豈可以常恃哉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耳。

神京北輦。財賦取給於東南。水利興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安土無饑。迺國家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早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早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旣興。則田疇之間。皆倉庾之積矣。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人。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

久則捐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昔禹播河入海。而尤盡力溝洫。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廢而河患熾。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灋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夏秋霖潦。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其性自悍急。遷徙不常。勢也。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瀾矣。古人畫地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講西北水利動稱
可以寬東
南非也東
南自有正
供西北豈
宜曠土又
言募東南
之農耕西
北之士亦

皇明世法錄 卷四十一
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晉之邀齊。必曰盡東其畝。以為戎車之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而設伏避敵。又有藉焉。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蓋業農者。縻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今西北之境。土曠民游。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釁彌亂。深且遠矣。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若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當疾耕而不能遍。

非也今東
南多游手
西北勤力
耕往往泛
糧至山海
關不可食
而西北小
車載地之
所出則爭
賤糶南米
而貴糶北
粟安在其
不耕哉正
苦無人導
之耳且醫
閭山距廣
寧甚近乃
寧錦軍民
多往耕者
民情大可

蘇子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役減。北之賦省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輕耳。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則轉輸可以不煩。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西北非無田之為患。而

不墾之為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為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屯政無不舉矣。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為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遞往。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補。解檄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則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矣。宗祿難繼。議者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於其間擇人所棄者。官

為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為長子孫之計。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甚。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之兼并。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閒之地。修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目為界。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

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衰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如是則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蓋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今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

馬伸橋夾林河而下河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

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闢之。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若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非其先當致力者乎。然

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旣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

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

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繇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輦轂之下。誠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卽畫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

余按張全義屯洛四十餘年。始富饒。虞文靖秩富民耕者。不行於太定。其後設海口萬戶。江東之粟。

不來王庭。以北公發憤上書。猶期之十載。內地法全義。塞外法文靖。專責守令田功。如邊屯將自耕。以倡倣。郭汾陽所部計田。頒賞萬夫長。千夫長。視其田得世官。如內屯優復業之令。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均寄籍之法。除草場馬場之名色。省養馬商人之苛政。其說果行。罷遠募。蘇班戍。停勾補。亦何減史起。漑鄴。鄭國漑秦。文翁漑蜀。白公引涇。馬援引洮。虞詡浚渠之烈乎。譚大司馬綸。久歷邊疆。最然公策。戚元戎繼光。欲分南兵之願。農者以佑公。彼一時也。奈何限田而計部沮之。限河而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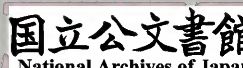
人尼之。洪武時。監生人才。分行天下。興修水利。豈謀野則獲。殆不可告諸縉紳間耶。予嘗與薊遼父老詢郭守敬水道。斷橋壘石。猶有存者。反覆公疏。畿內先京東數處。而列郡次之。邊郵先薊鎮。而諸鎮次之。瀕海先豐潤。而遼陽以東。青徐以南。又次之。豐潤二百里間。皆可以田易葦。仍捐一與勢族。無失主與藪之意。且瀕海墩臺嚴密。備倭亦備虜。部耕卒守墩戍。絡南北以通內地。可備卒然之急。嗟嗟薊何地也。嘉靖庚戌之後。四寇薊門。京師左山海。右居庸。虜不從此入。以宣遼重邊爲之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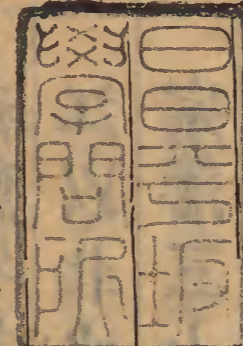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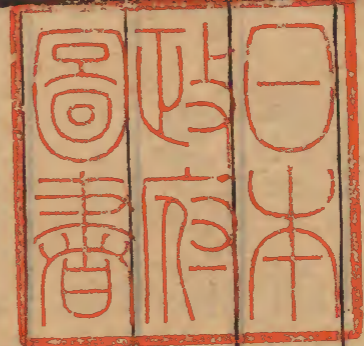
也。薊隔一牆，三衛勾引，依垣而守，地濶人稀，危哉。可不講於先薊之說乎。

文皇帝權置三衛，而三犁虜庭，多從獨石開平出師。將欲拓開平迤北，移三衛以復外邊，時不暇耳。隆慶初，尚有言恢復大寧，與宣遼並峙者。俺荅款而其說罷，興水利以限戎馬之足，尤保薊實着也。議公者又以滹沱河不可治，是不然。公鑒前失，不引丹沁支流，而遡桑乾以上，保安之田不涸，懷來之勢少殺，而浚涿州故道，疏饒陽以滙真定，使滹沱分行入衛，非壯畫哉。趙先生浚谷曰：京北水利興。

王仁孝先生甚以款俺荅為非亦有大主意

燕薊省調募秦晉中州水利興，會通黃河無狂流。江以北水利興，南糧可省。宗祿可給，故北虜漕河宗藩三大患也。一水利竝治之。予謂東南更急云。





皇明世法錄卷四十一 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 some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faint grid lines and a small mark at the bottom left.

